

中國幽默

笑笑生編

開



懷

篇



大行出版社印行

中國幽默

笑笑生編



懷

篇



大行出版社印行

一、啓顏錄

十七字詩

正德間有無賴子好作十七字詩，觸目成咏。時天旱，府守祈雨未誠，神無感應，其人作詩嘲之曰：「太守出禱雨，萬民皆喜悅；昨夜推窗看，見月。」守知，令人捕至，曰：「汝善作十七字詩耶？試再吟之，佳則釋爾。」即以別號西坡命題，其人應聲曰：「古人號東坡，今人號西坡；若將兩人較，差多。」守大怒，責之十八，其人又吟曰：「作詩十七字，被責一十八；若上萬言書，打殺。」守亦晒而逐之。

半日閑

有貴人游僧舍，酒酣，誦唐人詩云：「因過竹院逢僧話，又得浮生半日閑。」僧聞而笑之，貴人問僧何笑，僧曰：「尊官得半日閑，老僧却忙了三日。」

李空同對

李空同督學江西，有士子適同其姓名，公呼而前曰：「汝不聞吾名，而敢犯乎？」對曰：「名命于父，不敢更也。」公思久之，曰：「我且出一對試汝，能對，猶可恕也。曰：藺相如，司馬相如，名相如，實不相如。」其人思不久，輒應曰：「魏無忌，長孫無忌，彼無忌，此亦無忌。」公笑而遣之。

仙福

有術士干唐六如，極言修煉之妙。唐云：「如此之妙術，何不自爲，乃貺及鄙人？」術士云：「恨吾福淺！吾闕人多矣，仙風道骨，無如君者。」唐笑曰：「吾但出仙福，有空房在北城，甚僻靜，君爲修煉，煉成兩劑。」術士猶未悟，日造門，出一扇求詩，唐大書云：「破布衫巾破布裙，逢人便說會燒銀；如何不自燒些用，擔水河頭賣與人？」

好睡

華亭丞調鄉紳，見其未出，座上鼾睡。頃之，主人至，見客睡，不忍驚，對座亦睡。俄而丞醒，見主人熟睡，則又睡。主人醒，見客尚睡，則又睡。及丞再醒，暮矣，主人竟未覺，丞潛出。主人醒，不見客，亦入戶。張東海作睡丞記。

陸放翁詩云：「相對蒲團睡味長，主人與客兩相忘；須臾客去主人覺，一半西窗無夕陽。」

樹 婿

唐人榜下擇婿，號樹婿，多有勢迫而非所願者。一少年美風姿，爲貴族所慕，命羣僕擁至其第，少年忻然而行，略無避遜。既至，觀之如堵。須臾，有衣金紫者出曰：「某有女頗良，願配君子。」少年鞠躬言曰：「寒微得托高門固幸，待歸家與妻子商量如何？」衆皆大笑而散。

采石詩

采石江頭，李太白墓在焉。往來詩人，題咏殆遍，有客書一絕云：「采石江邊一抔土，李白詩名耀千古；來的去的寫兩行，魯般門前掉大斧。」

萬物一體

一儒者譚萬物一體。忽有腐儒進言：「設遇猛虎，此時何以一體？」又一腐儒解之曰：「有道之人，尚且降龍伏虎，卽遇猛虎，必能騎在虎背，決不爲虎所食。」周海門笑語之曰：「騎在虎背，還是兩體，定是食下虎肚，方是一體。」聞者大笑。

塚子助陣

一武官，出征將敗，忽有神兵助陣，反大勝。官叩頭請神姓名，神曰：「我是塚子。」官曰：「

小將何德，敢勞塚子尊神見救？」答曰：「感汝平昔在教場，從不曾一箭傷我。」

鬍子

三人共飲出令，要「相」字起「人」字止。其一曰：「相識滿天下，知心能幾人。」其二曰：「相逢不飲空回去，洞口桃花也笑人。」其三曰：「襄陽有個李鬍子。」令主詰之曰：「我令歇尾都要說『人』字，你如何說李鬍子？」答曰：「李鬍子如何不是人？」

須尋生計

人有好譽者，術士知其癖，造門相面，極言稱許，且曰：「足下只消這雙大眼睛，一生受用不盡。」主人喜甚，留款數日，而厚贈之。術士臨別，執手相告曰：「復有一語，君當記之。」主人問何語，術士曰：「足下也須尋些活計，不可全靠這雙眼睛。」

大眼

主人自食大魚，却烹小魚供賓，誤遺大魚眼珠于盤，爲客所覺，因戲言：「欲求魚種，歸蓄之池。」主謙曰：「此小魚耳，有何足取。」客曰：「魚雖小，難得這雙大眼睛。」

求人不如求己

或問佛印曰：「觀音傍有侍者，何爲自提淨瓶？」佛印戲答曰：「求人不如求己。」

六千兵散

一勳臣總督團營，擅役官兵治私第。優人扮二儒生，其一高聲咏詩曰：「六千兵散楚歌聲。」其一曰：「八千兵散。」爭辯良久，徐曰：「汝不知耶？那二千，俱在家蓋房，何曾在營？」

賣弄

一親家新置一床，窮工極麗。自思好床，不使親家一見，枉自埋沒。乃假裝有病，偃臥床中，好使親家來望。那邊親家做得新褲一條，亦欲賣弄，聞病欣然往探。既至，以一足架起，故將衣服撩開，使褲出現在外，方問曰：「親翁所染何症，而清減至此？」病者曰：「小弟的賤恙，却像與親翁的尊病一般。」

且只說嘴

京師選將軍，羣聚以觀，山東一人曰：「此輩未爲魁偉，吾鄉一巨人，立則頭頂棟而腳踏地。」山西一人曰：「吾鄉一巨人，坐地而頭頂棟。」繼而陝西一人曰：「此皆未爲奇，吾鄉有一巨人，開口時上唇抵棟下唇搭地。」傍有難者曰：「然則身何居乎？」陝人曰：「且只說嘴罷。」

右軍之後

會稽王姓者，族本寒微，性好誇詡，時出外郡，每託于人曰：「吾王羲之裔孫也。」客曰：「可敬可敬，足下若不明說，何以知爲右軍之後？」其人又恐軍籍貽累，連聲忙應曰：「軍是別戶，軍是別戶。」

天上座

一癡婿不識世事，每妻家宴會，常被諸婿壓座下位。其妻懷慚，切切教坐高處，終不省喻。一日，妻與同歸翁家，把酒釀坐之際，倚門裏斜目睨上，指示欲坐高處。癡婿見庭中有梯，豎檐邊，乃往升半梯而坐。其妻着急，更怒目指示之。婿不喻其意，乃大聲曰：「終不成叫我上天上去坐。」

矯揉不安貧

一貧親赴富親之席，冬日無裘而服葛，恐人見笑，故意揮一扇對衆賓曰：「某性畏熱，雖多月亦好取涼。」酒散，主人覺其僞，故作逢迎之意，單衾涼枕，延宿池亭之上。夜半不勝寒，乃負床茫體而走，失腳墮池中。主人環視之，驚問其故，貧親曰：「只緣僻性畏熱之甚，雖多月宿涼亭，還欲洗一水浴耳。」

洗衣

貧士止有一布衫，遇漿洗時無可替換，只得晝睡。客問其子曰：「爾父何在？」其子答曰：「睡

在床。」客曰：「有何病？」有子嘖曰：「我爺洗布衫打睡時，也是有病麼？」

暴富

人有暴富者，曉起看花，啾啾稱疾，妻問何疾，答曰：「今早看花，被薔薇露滴損了，可急召醫用藥。」其妻曰：「官人你却忘了當初和你乞食時，在苦竹林下被大雨淋了一夜，也只如此。」

見我怕否

江南人多鄉談，不能爲正音，至都下急行大市中，偶遺袖中帕，沿街尋叫，逢人翻問曰：「你見我怕麼？」遇一龐暴軍人，聞其問，發狂大怒曰：「我見千見萬，如何見你怕？」

假假真真

有開池蓄魚者，患鳥竊食，乃束像人形，戴笠披裘，置池中恐嚇之。鳥玩狎，知非真人，每銜魚，立笠頂食飽飛去，作聲曰：「假假假。」主人無奈何，乃撇去草人，自着蓑笠，伺立池中。鳥玩爲草人，取魚如故。主人引手擒之，大笑曰：「汝每日道假假假，今日却撞着真的了。」

較歲

一人新育女，有以二歲兒來作媒者，其人怒曰：「我女一歲，渠兒二歲，若吾女十歲，渠兒二十

歲矣，安得許此老嫗？」妻聞之曰：「汝誤矣，吾女今年一歲，明年更與彼兒同庚，如何不許？」

死後不除

一鄉人，極吝致富，病劇牽延不絕氣，哀告妻子曰：「我一生苦心貪吝，斷絕六親，今得富足，死後可剝皮賣與皮匠，割肉賣與屠，割骨賣與漆店。」必欲妻子聽從，然後絕氣。既死半日，復蘇，囑妻子曰：「當今世情淺薄，切不可除與他。」

易怒

一人性易怒，偶見六月戴氈帽者，悉其不時，便欲毆之。衆勸歸，因發病，久之始愈。值臘月迎春，其弟偕往觀，冀爲紓悶；遙見一戴氈帽者，急趨謂之曰：「家兄病初好，乞足下少避。」

性剛

有父子俱性剛不肯讓人者。一日，父留客飲，遣子入城市肉。子取肉回，將出城門，值一人對面而來，各不相讓，遂挺立良久。父尋至見之，謂子曰：「汝姑持肉回陪客飯，待我與他對立在此。」

茶酒爭高

茶謂酒曰：「戰退睡魔功不少，助成吟興更堪誇，亡家敗國皆因酒，待客如何只飲茶。」酒答茶

曰：「瑤台紫府荐瓊漿，息訟和親意味長；祭祀筵賓先用我，何曾說着淡黃湯？」各誇己能，爭論不已。水解之曰：「汲井烹茶歸石鼎，引泉釀酒注銀瓶；兩家且莫爭閑氣，無我調和總不成。」

太尉傳神

黨太尉欲傳神，招畫史估計顏料等費，該用銀數兩，輒不悅。最後一畫史，覺其故，對曰：「止用白紙一幅，筆一枝，墨一錠足矣。」太尉喜甚，問如何畫，畫史曰：「黑紗帽，皂羅袍，犀角帶，皂靴，使者畫黑番童。」太尉曰：「粧何色。」其人曰：「畫一黑漆桌在旁，斜引首俯桌上可也。」太尉曰：「緊在面目，若俯首人何得見。」畫史曰：「相公這等嘴臉，如何要見人？」

死錯人

一人喪妻母，託館師作祭文，乃按古本謾抄祭妻文與之，其人怪問，館師曰：「此文是刊本定的，如何得錯？只怕倒是他家錯死了人，這便不關我事！」

我在何處

僧人犯罪，官令役夫押解配所，途受犯僧賂賄。至夜，僧灌以酒，同其醉睡，因削其髮而逃。役夫酒醒，忙索犯僧不見。及捫自首，禿而無髮，大驚呼曰：「和尚猶在，我却何處去了？」

鄉人顧影

一鄉人走販大都，其妻囑買小梳。時新月在天，因指月爲記，免致遺忘。鄉人臨歸，值月半，纔頭見圓，乃照樣買一鏡回。入門，妻取出一照，不知是自影，便發怒曰：「你不務勤儉，在外漂蕩，取妓女回來！」妻母聞鬧聲，急取一照，不知是自影，乃大叫曰：「果如是漂蕩，如何連老虔婆也帶來！」

鄙齋者

一人性極鄙吝，道遇溪水新漲，吝出渡錢，乃拼命涉水。至中流，水急衝倒，漂流半里許。其子在岸旁，覓舟救之。舟子索錢，一錢方往。子只出五分，斷價良久不定，其父垂死之際，回頭顧其子大呼曰：「我兒我兒，五分便救，一錢莫救！」

好古自困

秦土有好古成癖者，遇古物，雖重價必購之。有人攜敗席造門曰：「此孔子杏壇所坐席也！」秦士大喜，易以負郭之田。又有攜杖者曰：「此太王避狄夫豕時所操之箠也，先孔子數百年矣！」秦士乃罄家貲購之。又有持漆盃者曰：「席杖皆周物，未爲古也！此盃乃舜造漆器時所作，益又古矣！」秦士遂虛所居宅而與之。三器得而田宅資用盡矣。好古之篤，終不捨三器，於是披孔子之席，執舜之盃

持太王之杖，行乞於市曰：「衣食父母，有太公時九府錢，願乞一文！」

鬚上被

一貧士以薦爲被。其子不解事，常直告於人。貧士諱言貧，教其子曰：「人有問者，但說蓋被。」一日夙興出見客，薦草尚黏鬚上，其子從旁呼曰：「父親何不拂去鬚上被！」

道號非人

黨太尉性愚駘。友人致書云：「偶有他往，借駿足一行！」太尉驚曰：「我只有雙足，若借與他，我將何物行路？」左右告曰：「來書欲借馬，因致敬乃稱駿足！」太尉大笑曰：「如今世界不同，原來這樣畜生，也有一個道號！」

萬字難寫

有富家子問於師曰：「一字如何寫？」師曰：「一畫。」「二字如何寫？」師曰：「二畫。」「三字如何寫？」師曰：「三畫。」乃大悟曰：「天下之字，可『一』以貫之矣。」適其父欲延一書記，托之友。子曰：「何必多費，我優爲之。」父甚喜。一日，使其書東招一姓萬者，久之，不得。父屢使人促之，子恚曰：「何字不可姓，乃必姓萬，吾畫之半日，尚未得其半也。」

原不識字

有延師教其子者，師至，主人曰：「家貧，多失禮於先生，奈何！」師曰：「何言之謙，僕固無不可者。」主人曰：「蔬食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主人曰：「家無臧獲，凡灑掃庭除，啓閉門戶，勞先生爲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曰：「或家人婦子欲買零星雜物，屈先生一行，可乎？」曰：「可。」主人曰：「如此，幸甚！」師曰：「僕亦有一言，願主人勿訝焉。」主人問何言？師曰：「自愧幼時不學耳！」主人曰：「何言之謙。」師曰：「不敢欺，僕實不識一字。」

高帽人人愛

俗以喜人面諛者曰「戴高帽」。有京朝官出仕於外者，往別其師，師曰：「外官不易爲，官愼之。」其人曰：「某備有高帽一百，逢人則送其一，當不至有所齟齬也。」師怒曰：「吾輩直道事人，何須如此。」其人曰：「天下不喜戴高帽如吾師者，能有幾人歟？」師領其首曰：「汝言亦不爲無見。」其人出語人曰：「吾高帽一百，今止存九十九矣。」

冬冬湯

一人素好談諧，有衆人勦之使作主人。乃具東相訂云：「詰且音樽小敘。」衆意其必以音樂侑觴。及客至就坐，則惟冬瓜兩大盤，清湯一碗而已。客異之，舉箸大啖，盤碗皆罄。續設又如初。既罷

，客請曰：「今日良宴，樽則有之，音在何處？」主人笑曰：「諸君尚未喻乎？」指盤碗曰：「多多湯，冬冬湯。」

目力大增

有人延師教其子，而館餐殊非，頓頓冬瓜而已。師語主人曰：「君頗嗜冬瓜乎？」主人曰：「然。其味固美，且有明目之功。」一日，主人至館中，師凭樓窗眺望，若不見者。主人自後呼之，乃謝曰：「適在此看都城演劇，遂失迎迓。」主人訝曰：「都城演劇，此豈得見？」師曰：「自吃君家冬瓜，目力頗勝。」

戲姓

甲與乙不相識也。甲問乙姓，乙曰：「孫。」乙因問甲姓，甲曰：「不敢。」乙曰：「問君之姓，君何謙歟？」甲固稱不敢，乙固問之。甲曰：「祖。」乙始悟其以姓爲戲也。乃曰：「此亦何傷乎。君祖我孫，我孫君祖而已。」

乘鷄而歸

有客至，主人具蔬食，客不悅。主人謝曰：「家貧市遠，不能得肉耳。」客曰：「請殺我所乘之騾而食之。」主人曰：「君何以歸？」客指階前之雞曰：「我借君之雞乘之而歸。」

瞎子吃魚

衆瞎子打平伙吃魚，錢少魚小，魚少人多，只好用大鍋熬湯，大家嘗嘗鮮味而已。瞎子沒吃過魚，活的就往鍋裏扔，小魚翻在鍋外，而衆瞎不知也。大家圍在鍋前，齊聲贊曰：「好鮮湯！好鮮湯！」誰知那魚在地下翻，翻在瞎子腳上，呼曰：「魚沒在鍋內。」衆瞎嘆曰：「阿彌陀佛，虧得魚在鍋外，若在鍋內，大家都要鮮死了。」

利水學臺

秀才家丁，把娃娃撒尿，良久不撒，嚇之曰：「學臺來了。」娃娃立刻撒尿。秀才問其故，答曰：「我見你們秀才一聽學臺下馬，嚇得來屎尿齊出，如此知之。」秀才嘆曰：「想不到這娃娃能承父志，克紹書香；更想不到這學臺善利小水，能通二便。」

怕考生員

秀才怕歲考，一聞學臺下馬，驚惶失色，往接學臺，見轎夫怨之曰：「轎夫奴才，轎夫奴才，你爲何把一個學臺擡了來？嚇的我魂飛天外。那一世我作轎夫，你作秀才，我也把學臺給你擡了來，看你魂兒在不在？」